

游踪

在美国吃中餐

| 陆小鹿 文 |

去波士顿,带了三位老人随行:妈妈、公公和婆婆。10多小时的舟车劳顿,感恩老人们腿脚还算利索。总想趁着他们身体还行,多带他们去去远方,“由远及近”,年龄再涨十年后,就只能带他们家附近转转了。

老人们都自带一只中国胃,为抚慰一番乡愁,首站就带他们去了唐人街。波士顿的唐人街算是全美第三大,已有四百多年历史。在那里可以看到茶楼、饼屋、餐馆、理发店、药铺这些中国商铺必不可少的元素。

在唐人街里兜转一圈,挑了家吃客爆满的“南北风味”小馆子吃中餐。小餐馆真是小小一只,生意却火爆到需要排队等座。老外食客也不少,拿筷子的姿势虽不标准,夹起菜来倒是“老居”得很。发现他们特别爱吃蒸饺,好几桌都点了,难怪餐馆的英文名被翻作了:Gourmet Dumpling House(美味饺子馆)。

“南北风味”这个店名,若是放在中国,肯定列入不合格店名,因为毫无特色。然而场景挪移到美国,又不一样。因此地中餐馆少,讲究特色无疑自缚手脚,流失部分食客,“南北风味”的野心就是要把中国南地和北地的食客统统“一网捞进”,所以招牌写得又杂又全:南北面点、经济小炒、各式水饺、游水海鲜。

来波士顿不能不吃波士顿龙虾,“南北风味”餐馆的招牌菜就是葱姜双龙。点了一份,虽也没能吃出特别的味道,然而置身于波士顿吃波龙,这精神上的满足感已经远甚味蕾的欢愉。

餐馆里每盘菜的菜量都很大,只只装得满满,一桌子中国菜吃得老人们老怀大慰。他们满意我就满意,带老人们出来玩只图安全和满意。

饱餐完毕,老人们像是约好了似地齐齐发问:“这里有中国超市吗?”好吧,理解他们

有炽热的中国情怀,便于夜色里带他们四处寻找中国超市。找到一家,像是捞到了救命稻草。只一会儿,推车上就堆满了中国食物:蔬菜、鸡蛋、面条、香肠、水果……妈妈还在不停地唠唠叨叨:“哪儿有榨菜啊,怎么没有榨菜啊。”后来,在波士顿的几天晚上,显而易见,我们的晚餐就是青菜番茄鸡蛋香肠面,外加各式各样的水果。老人们吃得开开心心,我暗地里想,帮我省钱了,也不错。

可是,老让他们吃鸡蛋面,我心里过不去这个坎。去亚特兰大的头天中午,跟着导航,我终于找到一家中餐馆,一口气点了好几道菜:青椒牛肉、宫保鸡丁、菠萝咕老肉、鱼香茄子煲……然而,等所有菜品尝完一遍,老人们开始点评质疑:“怎么全是一个味?”“为啥只只菜里带西兰花?”“这不是中国菜吧?”从他们的口气里我听出了意气扬扬的自豪感,潜台词就是我们中国菜你们美国佬哪能做得出来。嘻嘻真想笑呀。我告诉他们:“这也许是家美式中餐馆,就是给想吃中国餐的外国人吃的,所以量特别大,口味也迎合了老外。”“怪不得呢”,老人们附和地点点头。呵呵我又想笑。带老人们出来的好处就是可以时刻显摆自己的“渊博”知识。任你再胡说八道,他们也信以为真。人老了,还真是像孩子一般好骗啊。

亚特兰大,重要的一站是去看望在那留学的我家小朋友。小朋友租了间房,平时周末自己动手做几个小菜,所以厨房里必须的用具都齐全。尤其有一只火锅,是年前为了邀请中国同学来家过除夕而准备的。在美留学的孩子,能聚在一起吃顿火锅,是件极其幸福的事。而对于万里迢迢来美国探望孙子的老人们,能和小朋友一起聚在家里吃顿火锅,那真是幸福得无边无际,想想就能流泪——幸福的眼泪。

绿茶

上错车

| 李伟明 文 |

同乡大杨说,朋友老温从外地回来了,晚上一起聚聚,到时他会请人开车过来接我。

下班时,接到电话。来电者自称是大杨的表弟,受大杨之托,正在赶来接我的路上,问我要具体地点。告诉他在市政中心东大门旁碰头,并请他告知车号。大杨的表弟说,车子是某颜色某品牌某型的。我说,不用这么复杂,你还是直接把车号报给我就行了。

几分钟后,下楼,来到市政中心东大门旁,见这里果然停着一辆某颜色某品牌某型的小车。瞥了一眼车号,却发现数字对不上。于是,小心地问了一下司机,小伙子说,他是受公司老板的委托来接一个客户的,但他不知道大杨是谁。

莫非大杨的表弟跑错了地方?赶紧打回电话去,大杨的表弟接了。听说我没看到他的车,他大吃一惊,脱口而出:“天哪,你不是在我车上吗?我都接上你快到吃饭的地方了啊!”原来,他几分钟前就已经拉着一个人出发了。这个人,显然是眼前这辆车要接的客户。

果然,几分钟后,大杨的表弟把车开回来,一名乘客开门跳下来,嘴里连说“不好意思不好意思”,奔向眼前这辆车。仔细一看,巧的是,这人居然还是我以前的一个邻居。大杨的表弟向我解释,刚才那人一看到他的车就拉开车门上车,坐在后座没吭声,他也就没多

问,默默地开了车便走,没想到闹出了这么滑稽的一幕。

要不是我看了一眼车牌,那天,我们两个等车的人都要上错车了。

我观察过,在等车这个事情上,相对于枯燥的数字,人们似乎更喜欢关注形象的车型、颜色甚至周边环境。但实际情况是,只有车号才是唯一的(碰上冒牌除外)的识别标志。这么简单的道理,却被很多天天开车或坐车的人忽略了。人们总是觉得依习惯、凭印象、靠感觉处理就行了,至于其特征或本质是什么,反而忽略了、淡忘了。

如果拿到工作上来说,这其实就是思维方式或者方法论的问题。很多人一天到晚忙忙碌碌,可是工作效果却不值一提。这种人如果是个普通员工,还只是自己受累而不知其所以然;如果是领导者,则不仅累坏了自己,还要累垮手下一帮人。为什么会这样?就是看问题抓不住关键,抓不住要害,一句话能解决的问题,偏偏被他演绎成千万句;轻轻松松能办成的事情,却被他折腾得比登天还难比造原子弹还复杂。简单的问题复杂化,正是这种思路不清晰、办事不得要领的人的拿手好戏。

避免上错车,请报车牌号,事情就这么简单。举网提纲,振裘持领。抓住根本,把握关键,突出重点,你会发现,很多事情,真的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复杂。

偶忆

夏同学家的园子

| 江锡明文 |

应该是四十年前的往事了。为什么在寒假时去夏同学家,现在已记不太清楚。那个冬日午后,当我穿过夏宅第一进客堂间,来到第二进中的门廊时,夏同学端坐在矮凳上,挨着煤球炉,用半圆形铁勺在做蛋饺。

熟悉的朋友都知道,让很有点陈景润风格的夏同学,和飘着猪肉鸡蛋葱花烟火味的厨房联系起来是个相当不搭的画面。当然这不是在厨房,而是在一个大宅子的第二进门廊,但做的确实是厨房的活计。夏同学瘦骨嶙峋的身板上套着一条饭单(吴语围裙),铺了薄薄一层食用油的铁勺架在小火状态的煤炉上。他右手把半碗刚搅拌均匀的蛋液倒进铁勺,左手抓着铁勺柄笨拙地晃动;伴随刺啦刺啦声响,铁勺里形成了黄灿灿蛋皮,再把拌好的肉馅填进蛋皮,同时用筷子把蛋皮捏合成饺子状,两边略微翻转下就大功告成。

夏同学的深度眼镜,一如既往支棱着架在鼻梁上,左高右低,嘴巴大张,一副如临大敌模样。装了油瓶蛋液碗和蛋饺钵的矮桌上,还搁着本德语词典,书页边沿破损不堪。应该是大学二年级起吧,当大部分同学还在为公共英语头疼时,夏同学已经把德语作为第三外语开始深入研读了。

夏同学的蛋饺工程,可能开始了有一个多时辰,封闭的门廊里油烟味凝滞。我下意识推开朝南木栅栏门,光线透亮起来,投射光亮的是一个空旷而杂乱的旧园子。围墙墙角下,蓬蓬簇簇无序生长着高及成年男子的野草;墙顶花格窗颓败倾斜,略空旷处拉着长长的晾衣绳,上面随意堆放着衣物被褥;被拦腰砍断的太湖石隐设在草丛里,成为系晾衣绳的支架;花砖地也破损不堪,缺损处还长出了一丛丛杂草,偶有猫咪在草丛中跃起,发出尖利叫声。

夏同学如释重负地搁下手中活计,带我穿过园子往西边偏厢房走去。这是江南少见的晴朗冬日,光线充足。我好奇地打量这个园子,打量着西边院墙处一棵高大的香樟树,冠盖浓密,高高地耸立在西厢房黑瓦屋顶的上方。夏同学斯文,也不催促,嘴里咕噜咕噜念叨的可能还是那本德语字典上的奇怪文字。

夏同学家,我好像后来

还去过五六次吧,见过夏老太太和夏同学的妹妹弟弟。其实称呼夏老太太有点过,当时夏同学高堂老母也就五十出头的样子,模样是斯文中有决断的类型,有着大户人家出生的痕迹。夏同学的妹妹弟弟,好像年龄都比我大,但谦逊有礼,一看就知道出自有教养门第。闲谈中得知,这所宅邸应该是夏老太太娘家私产,楼上好像还住着夏母兄弟一家;偶然相逢,也是笑脸相迎亲切大方的模样。

最后一次去夏同学家,是在他车祸罹难后。好像是春夏之交的一个晚上,夏老太太在客堂间接待我。当时这座老宅正面临拆迁,客堂间里堆满了捆扎好的家具杂物,略凌乱,楼上还不时传出争吵声。夏老太太让我帮着找朋友打听一些事情。听着楼上的争吵声渐渐尖利,老太太的眼眶有点湿润,指着身后光线黯淡的园子说,别看它现在落拓了,当年也是七尺场数得上的私家园林,夏日晒书可以私排上百本,半亩多地呢……

夏同学家的老宅连同园子很快拆除殆尽。取代老宅,矗立起几排外观欧罗巴风的高层住宅。几乎同时,和夏同学家的宅子隔着一条七尺场路的某青砖白墙老宅,亦被画上触目惊心的“拆”字,后来却起死回生,被重新整饬修缮,包括宅子里比天井略大些的小园子。这座民居的门墙上,现在挂着朴素的“钱钟书故居纪念馆”匾额。沿着这条七尺场路往西,也就两三百米吧,健康路西侧,则是大名鼎鼎的“薛福成故居”,和据称薛家造给娶了袁世凯女儿的薛公子居住的西洋别墅。后者的园林布局,是带英伦风的,宽敞大气,绿植盎然,百年不衰。

无锡这座江南小城,因清末民国初觅得实业致富路径,工商士绅纷纷在健康路、崇宁路和中山路等新贵之地起屋造楼,园子自然是少不了的。最近修缮开放的无锡“小娄巷”街区,也恢复了命重一时的“秦氏佚园”,令众多老无锡驻足赞叹。六月天,园子里,微风徐徐,芭蕉叶重,这是谁家风景?

园子与人一样,各自有自己的命运。有的天意垂怜朗朗百年,有的中途被拆除便从世间消遁,有的在即将被毁的最后关头能逃过一劫,有的在人间消失已久却还能神奇重生。